

世界教育史綱

第二冊





康斯坦丁諾夫主編

# 世界教育史綱

第二冊

于卓 陳俠譯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書計有八編，分別論述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教育學說，馬克思、恩格斯的  
教育學說，列寧、斯大林的教育學說，蘇聯教育發展史，蘇聯人民教育，人  
民民主國家的教育，資產階級教育的危機及蘇維埃學校爲和平而鬥爭。第  
二冊包括第二、三、四編。

\*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 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А

**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ПЕДАГОГИК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 1952

本書根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科學院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莫斯科俄文版譯出

\*

師範教育叢書

**世界教育史綱**

第二冊

蘇聯·康斯坦丁諾夫主編

于 卓 陳 俠譯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2號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佟麟閣路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新華印刷廠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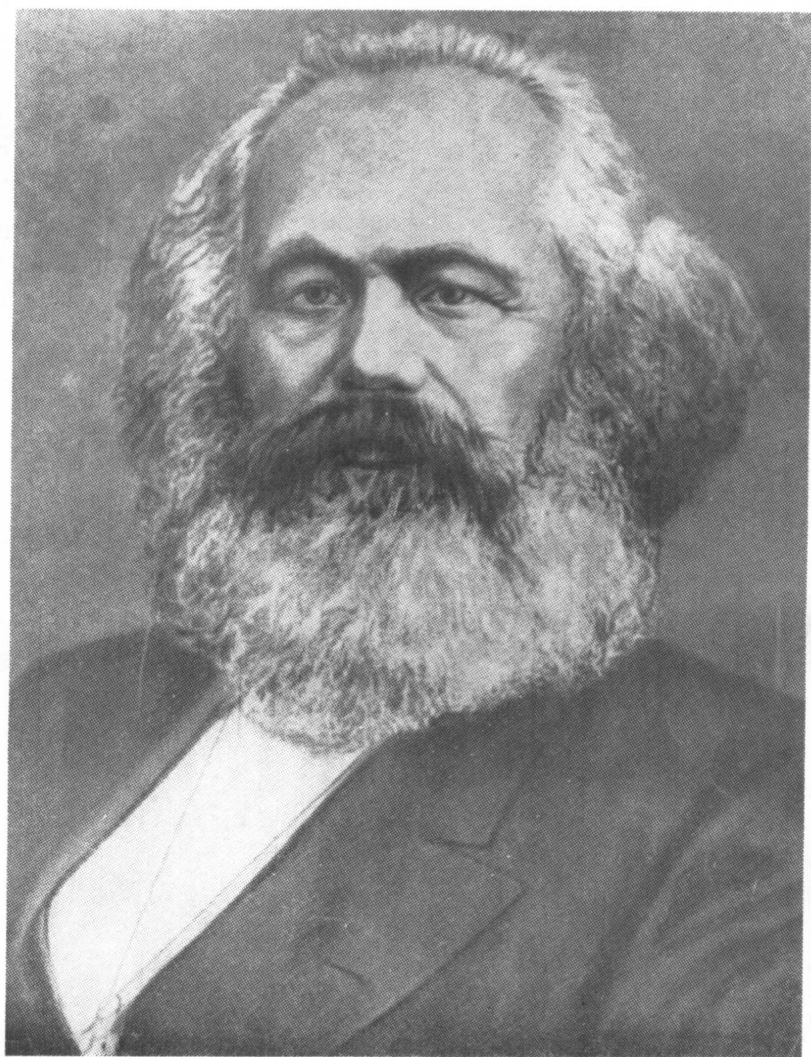
書號：參0126 字數：254千 定價：一元三角九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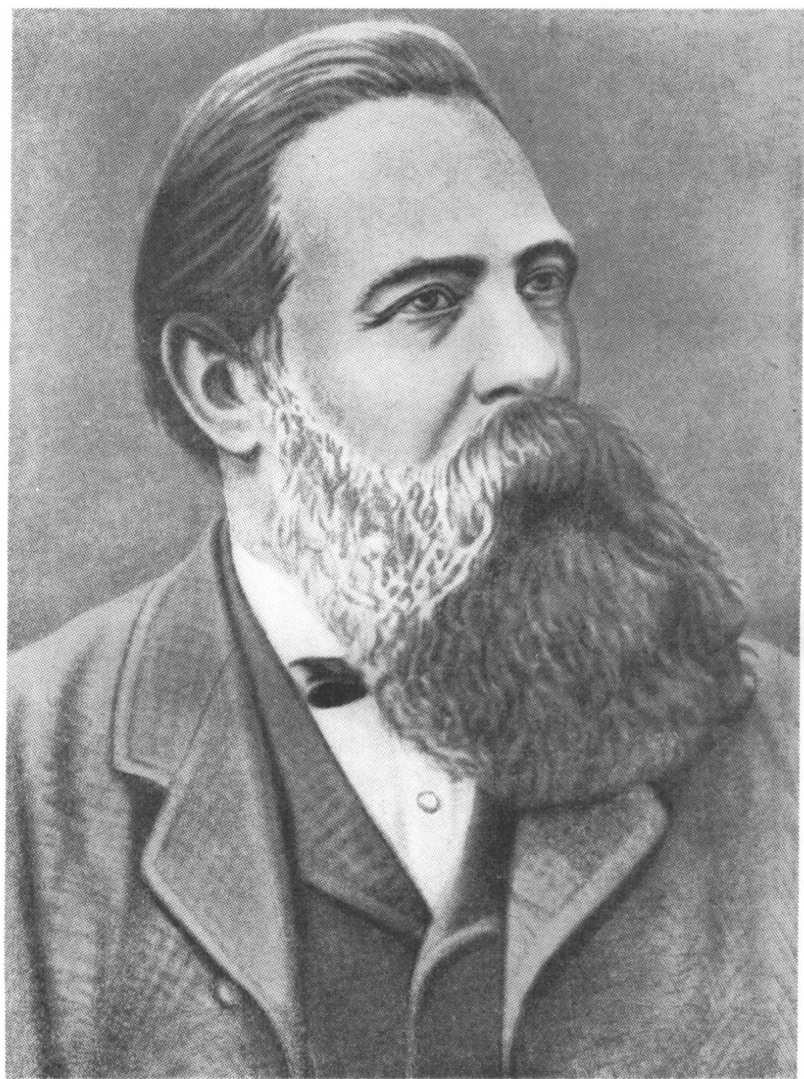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6 $\frac{3}{8}$

1954年9月第一版

1955年3月第二次印刷

1,001—2,100冊





師範教育叢書

## 世界教育史綱第二冊目次

### 第二編 馬克思主義產生後的學校和教育學

(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學學說

沙巴耶娃 (一)

巴黎公社的人民教育

伏魯穆夫 (六)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教育學和學校的危機以及西歐爲實現馬克思主義綱領性的要求

而鬥爭(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

康斯坦丁諾夫 (四)

布爾什維克爲學校而鬥爭。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人民教育。列寧、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黨在兩次革命期間(一九〇五——一九一七)爲勞動羣衆受教育而鬥爭

米定斯基 (三)

### 第三編 列寧和斯大林關於文化革命和新生一代教育的學說

列寧和斯大林關於青年一代共產主義教育的學說

包德列夫 (五)

### 第四編 蘇維埃學校和教育學發展的主要階段

準備和實行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學校(一九一七年四月——一九一八年)……米定斯基 (二)

|                                    |                      |
|------------------------------------|----------------------|
| 在國內戰爭和武裝干涉時期的蘇維埃學校（一九一八——一九二〇）     | 米定斯基（六九）             |
| 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的蘇維埃學校（一九二一——一九二五） | 米定斯基（八五）             |
| 爲社會主義工業化而鬥爭時期的蘇維埃學校（一九二六——一九二九）    | 米定斯基（〇三）             |
| 爲實現農業集體化而鬥爭時期的蘇維埃學校（一九三〇——一九三四）    | 康斯坦丁諾夫（三三）           |
| 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時期的蘇維埃學校（一九三五——一九四一）     | 康斯坦丁諾夫（四八）           |
| 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的蘇維埃學校（一九四一——一九四五）        | 康斯坦丁諾夫（七五）           |
| 戰後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期的蘇維埃學校（一九四六——一九五〇）      | 康斯坦丁諾夫（八五）           |
| 傑出的蘇維埃教育學家：克魯普斯卡雅、加里寧和馬卡連柯         | 康斯坦丁諾夫、包德列夫、米定斯基（九五） |

## 第二編 馬克思主義產生後的學校和教育學

(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

###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學說

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年)和恩格斯(一八二〇——一八九五年),同時也是科學的教育學的奠基人。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裏,包含有嚴整的系統的教育觀。這一種嚴整的系統的教育觀成爲科學的共產主義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

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的產生,在人類知識的一切部門,其中也包括教育科學在內,是一種革命的轉變。「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是哲學中的真正的發現,真正的革命。」(日丹諾夫:「在關於亞歷山大洛夫著『西歐哲學史』一書討論會上的發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五——六頁)

馬克思主義奠基人創立了最先進階級——無產階級——的真正科學世界觀,同時也用新的原理從原則上解決了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教育學無從正確答覆的一些極其重要的社會的和教育學方面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學說裏,可以看出它以前的那種進步的教育思想的先進的傳統。不過,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學說決不是它以前的那種進步的教育思想的繼續,而是在本質上代表着教育學理論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 2 •  
因爲馬克思主義就是「……吸收入類思想歷史上已達到的所有一切前進的和進步的東西，加以批判的改造，並統一爲新的更高的綜合」（同前書，第一〇頁）。

只有從揭露了自然和社會真正的發展規律的馬克思主義出現的時候開始，才可能有真正科學的教育學理論。馬克思以前的所有的教育學理論家，都不了解教育和當時社會的物質基礎的依存關係。例如，空想社會主義者就沒辦法揭露教育的客觀規律，他們錯誤地把教育當做不依社會關係爲轉移的一種獨立存在的力量，並從超階級的立場來研究教育。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給無產階級的科學的教育學奠定了鞏固的基礎，有史以來破天荒地把教育問題和先進階級爲完全消滅剝削制度、爲實現共產主義而進行的革命鬥爭結合起來。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使我們有可能根本改造教育學的理論，把教育學理論從脫離現實生活的形而上學的結構中解放出來，確定教育的真正的規律性，了解教育在社會生活和培養個人的過程中所起的真正的作用。

馬克思和恩格斯應用辯證法去解決教育問題，揭露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對於教育之歷史的制約作用和決定意義。

馬克思說：「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恰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莫斯科，政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俄文版，第七頁）。

用恩格斯的話來說，馬克思的這種論斷不僅對政治經濟學是一種革命的發現，就是對全部社會科學也

是一種革命的發現。

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學說，使我們不能不承認教育是由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證明，教育的內容、方法和形式是具有歷史性的，是受當時社會經濟形態所特有的社會關係決定的，而在階級社會的條件下，教育不可避免地具有階級性。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駁曾經企圖否定資產階級社會中教育具有階級性的那些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家時，曾經說：

「難道你們的教育不是由……你們藉以施行教育的那些社會關係來決定的麼？不是由社會經過學校等等實行的直接或間接干涉來決定的麼？共產黨人並不臆造出社會對於教育的影響；他們只是要想改變教育的性質；只是要想使教育擺脫統治階級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一九五〇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五八頁）

馬克思以前社會理論所特有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必然地產生教育是非歷史的、超階級的那樣一種看法。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非常嚴厲地批評過這類的觀點，他們說：「正如消滅階級性的財產所有權在資產者看來就是根本消滅生產一樣，消滅階級性的教育在他們心目中就等於一般消滅教育。」（同前書，第五六——五七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上證明社會關係對教育所起的制約作用，從而完成了教育科學上的革命的轉變，這種革命的轉變表現在把教育從脫離現實生活的，不符合真正的教育規律的思辨哲學的結構、體系和公式中解放出來。

## 關於人的個性形成的學說

馬克思主義奠基人對於個性形成創立了真正科學的學說。

關於人的個性發展的動力問題，關於遺傳、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個性形成的作用問題，是十八世紀封建貴族思想家和新興資產階級利益代表者之間尖銳的理論鬥爭的論題。

法國唯物論者愛爾法休在他所著的「論人及其智力與教育」一書中，對於中世紀時期關於人的觀念做了無情的批評，並提出了人類的聰明才智生而平等，教育萬能，以及環境和外部情況對人類所起的決定性的影響這樣一個原則。愛爾法休這種滿懷樂觀的論調，在當時看來，是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和理論意義的，因為這種說法是針對着教會所倡導的命由天定的學說以及封建貴族對於第三等級子女教育所安排的等級障礙提出來的。這種說法的唯物論的內容曾經受到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的高度重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的家族」一書中曾經指出，愛爾法休的唯物論是「直接應用到社會生活上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一五九頁，「神聖的家族」）。

然而，由於愛爾法休的唯物論帶有機械論的和形而上學的性質，因而，他不可能正確地解決關於人的本質問題以及形成個人的因素問題。

在他看來，人是一種物質的存在，是受作用於自然界的不變的自然規律所支配的。他不了解人也是一種社會的存在，他看不見人的本身的性質是在變化着的，而同時，人的本身的性質是在社會條件影響之下變化着的。

只有馬克思主義，克服了以前唯物論理論上那種沒有把唯物論和辯證法結合起來的嚴重缺陷，科學地解決了人的本質問題。

馬克思並不和愛爾法休一樣，否認人類天賦的差異，他認為人類的天賦是可以改變的，是受社會制約的，而從人的本身是可以看出他的能動的本質的。

馬克思在『神聖的家族』的草稿中指出：「人本來就是自然物。作為自然物，同時作為有生命的自然物，他一部分秉賦着自然力，一部分又秉賦着生命力，因此，是一種能動的自然物。」（同前書，第六四二頁）

馬克思主義奠基人認為人類從自然界所承受來的自然力，係指秉賦，亦即指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特徵而言。這類秉賦或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特徵，僅僅是人類才能發展的先決條件，並不是生就的才能，並不是智慧、意志、性格的特徵。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才能決定於人類所處的各種社會條件，決定於受這種種社會條件所制約的教育性質和方向，這樣，「只是作為秉賦而一時存在於個體中的某一種才能，才可能逐漸變成一種真正有效的行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二八六頁，『德意志意識形態』）。

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引證文藝復興時期一位著名的藝術家——拉斐爾——做例子，指出意大利當時那種種有利的社會條件，對於他的天才的發展具有巨大的意義。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裏，他們說：「像拉斐爾這樣一個人能否發展他自己的天才，完全決定於當時社會的需要，而當時社會的需要又決定於勞動分工以及產生勞動分工的人們的教育條件。」（同前書，第三八〇頁）他們強調指出人的形成過程是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之下發生的。

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用關於人的社會性質這種真正科學的論斷，去反對把人當做生物學上的自然物的概念。

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裏面指出：「人的本質並不是一種各個個體所特有的抽象東西。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乃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總和。」（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解放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一〇二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人的個性的社會本質，對於這種現象提供了一種科學的解釋。他們證明各個個人的見解、信仰和世界觀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而在階級社會裏，反映出一定的社會階級的思想意識。

這是馬克思主義給人的本質的概念添加進去的新的東西。馬克思和恩格斯採取一種新的觀點從原則上解決關於個人、環境和教育相互關係的問題，是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的。

儘管愛爾法休提出了關於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這樣一種正確的唯物論的論綱，可是，他却不能闡明存在於個人和環境之間的真正的相互關係。

他從機械唯物論的觀點出發來研究這個問題，把個人的全部生存條件的總和，個人在他周圍的環境中感受到的所有各種影響的總和都包括到教育這個概念裏。

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指出：「照愛爾法休的看法，教育（他對教育這個概念的理解，不只是從這個詞的一般的意義出發，而且也把它理解為個人全部生活條件的總和）形成個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六二頁）

愛爾法休把人誤認爲是環境的被動的產物，他斷定人的形成完全是偶然的影響的結果。

他曾經說過：「我認爲人是他周圍的一切事物，他所面臨的一切情況以及他所遭遇的一切偶然事件所教育出來的東西。」（愛爾法休：「論人及其智力與教育」，一九三八年莫斯科俄文版，第四二八頁）

愛爾法休不僅非常正確地把他周圍自然環境的各種事物都包括在形成個人的情況之中，而且非常正確地把個人所藉以生活的社會制度也包括在形成個人的情況之中。例如他認爲在自由的政體之下，就會產生好人，而在專制政體之下，就會產生壞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愛爾法休的主張時曾經指出，從這裏自然而然地就會做出這樣一個革命的結論：「如果人的性格是環境培養出來的，那麼，因而就必須使環境適合於培養人的性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三卷，第一六〇頁，「神聖的家族」）

可是，愛爾法休並沒有能够做出類似這樣的一個結論。由於他對社會的看法是唯心論的，因此，他肯定「意見統治世界」，認爲社會生活方式是由社會的立法和教育狀況決定的。

結果，愛爾法休必然地弄得進退維谷，走頭無路。一方面，他肯定人是環境的產物。因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爲了改變人，就必須改變環境。另一方面，他却認爲教育是萬能的，因此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爲了改變環境，就必須用合理的教育方法，先改變人。

十九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也曾經有過這樣一種錯誤的觀念。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論的形成，受法國唯物論學說的影響很大。

大家都知道，後來歐文發展了愛爾法休關於人是環境的被動的產物的主張。歐文曾經在紐蘭納爾辦了一所專門陶冶人性的學院。歐文非常天真地希望在資本主義社會範圍以內，用一種在特殊的教育機關

裏所實施的良好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社會主義意識的善良的人，有了社會主義意識，就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奠定合理的社會制度的基礎。

十九世紀以別林斯基、赫爾岑、多布洛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爲代表的俄羅斯革命的民主主義的思想，和西歐空想社會主義不同，他們對於個人、環境和教育的相互關係問題，解決得還比較正確。

赫爾岑曾經指出歐文把人看做環境的被動的產物的學說是毫無根據的。

他特別強調，人如果了解他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和人民緊密地聯系起來，而又掌握了先進的世界觀，就能成爲歷史的積極的創造者。赫爾岑曾經說過：個人在歷史上「又是船，又是波浪，又是舵手。」

別林斯基非常注意人的本質問題，非常注意人的「天性」到底是什麼這樣一個問題。在他的全部著作裏，充滿了對教會的反動論調及對德國和俄國御用教育學的憤怒的抗議。所謂德國和俄國御用教育學，認爲人生來就是不好的罪惡的東西，教育就是抑制兒童們卑鄙污濁的品質和放蕩不羈的行爲的過程。

他代表俄國革命的人民羣衆，從人道主義的觀點號召教育工作者要信任人類的本質。他斷定：「人生絕不是爲了爲惡，而是爲了爲善，絕不是爲了爲非作歹，而是爲了合理合法地享受生活的幸福，人的志願是正當的，人的本能是善良的」，而最主要的，倒不是人的天性問題，而是社會制度問題。「罪惡的形成不在於人，而在於社會……」（「別林斯基文集」，第三卷，一九四八年莫斯科俄文版，第五二九——五三〇頁）——別林斯基明確地表述了人的形成到底是由什麼東西決定的一種正確的思想。

別林斯基讀過了馬克思的初期作品以後，曾經寫過，許多「社會生活情況……決不是由於人的天性形成的」（別林斯基選集，哲學家文集，一九四一年莫斯科俄文版，第四五五頁），因而，當前主要的問題不是人

和人的教育問題，而是社會制度以及尋求一些正確的途徑，爲反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建立合理的生活方式而鬥爭的問題。他要求不要把人當做一般的生物來看待，而是要當做社會的存在來看待，人的本質是由「現實」決定的。

別林斯基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對於把人性看做卑鄙的這樣一種仇視人類的觀念，提出了憤怒的抗議，堅決反對德國哲學家 and 英國小說家那種溫情的浪漫的所謂「博愛」的號召。他嘲笑外國文學作品中許多主人公所發表出來的、那些市儈的庸俗的使羣衆意志消沉的議論。別林斯基把他們叫做代表「消極的美德」的主人公。一般來說，作爲消極的典型的人物，是否可以作爲作品中的主人公來處理，他表示懷疑。他把他們叫做「相信善良，迷信善良」的人物。（「別林斯基教育論文選集」，一九四八年莫斯科俄文版，第一〇六頁）

別林斯基指出社會以及社會制度對人的形成所起的重大作用，不像歐文那樣，把人看做環境的消極的產物。反之，特別是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強調指出：人的智慧、意志、尤其是能動的活動在人的發展過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個性形成的過程就是鬥爭，在鬥爭中，凡是能够「作爲一個忠實的戰士」（同前書）對自己的本性以及周圍環境中的缺點進行鬥爭的人，就能够取得勝利。然而，別林斯基這些正確的想法，或多或少地都是一些有根據的臆測，還沒有發展成爲關於個人、環境和教育相互關係的統一的辯證唯物論的學說。

列寧說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全部學說都發揮着階級鬥爭的精神」。車爾尼雪夫斯基證明大多數人能否受到正確的教育，決定於社會的制度，同時，直到那時爲止，人民羣衆被剝奪了獲得他們所必要的知識



的可能。

他強調指出，一個人變成什麼樣子是由社會決定的。他曾經說：「一切都決定於環境、決定於社會關係、決定於社會制度。」車爾尼雪夫斯基嘲笑過那些非常天真地相信能夠用教育的途徑去改變社會的人們，並且認為只有人民革命才能改變現存的社會制度，同時可以保證人民羣衆有受教育的機會。他提出教育的任務就是要培養革命的戰士。然而，就連車爾尼雪夫斯基也不能徹底擺脫單純教育的觀點。在他看來，歷史發展的動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好像還是科學和知識。他「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看不出來也不可能看出來，只有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的發展，才能給社會主義的實現創造物質條件和社會力量……」（『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十七卷，第九七頁，「農民改革」）

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從法蘭西唯物論者和空想社會主義者所陷入的歧途中指出一條出路。

馬克思著「費爾巴哈論綱」第三節裏，曾經對於法蘭西唯物論者和空想社會主義者把人當做環境和教育的被動的產物的學說，進行了研究並加以批判。在「費爾巴哈論綱」第三節裏，馬克思說過這樣的話：「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從而認為已經改變了的人乃是另外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產物，——這個唯物論的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身是應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不可避免地要達到這樣一種結論，就是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於社會之上（比如羅伯特·歐文的學說）。」（參看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解放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一〇〇——一〇二頁）

在「費爾巴哈論綱」第三節裏，馬克思就是這樣地闡發了以前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把人當做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忘記了環境是改變着的，而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這種學說的片面的機械論的性質。